

cmchao / July 02, 2018 08:29AM

## [印度的西藏地圖第十七張](#)

印度的西藏地圖第十七張

難民的足球隊

2018.06.25 西藏體育

作者：潘美玲

### 無緣的世界盃

四年一度的世界盃足球賽已經從6月中在俄羅斯開踢了，成為世界媒體關注的焦點，球迷們熱切地為選手們加油，享受著足球比賽帶來的刺激，贏球的快感、輸球的洩氣，比六月豔陽更熾熱，更灼人，全球廣大觀眾沈醉其中，賽事還在進行的過程中，大家屏息期待著世界冠軍的國家隊伍誕生。但大家一定不會注意到，或從來也不知道，6月20日是「世界難民日」。這天是聯合國難民總署在2000年通過，將「非洲難民日」改成「世界難民日」，呼籲世界對於難民處境的重視與救助。從此每年的難民日幾乎有一個關注難民的主題，「尊重」是2001年的第一個「世界難民日」主題，對難民給予應有的尊重，並認可他們也和社會中的一般人一樣，可以做出貢獻。2018年剛出爐的主題是：「沒有比現在更需要的時刻，我們要和難民站在一起」（“Now more than ever, we need to stand #WithRefugees”）。

根據聯合國難民總署的報告，現在也是比以前的任何時刻，記錄到最龐大的流離失所的紀錄，包括國內流離與跨國離開家園的難民，高達6,850萬人。這比英國人口還要高出300萬人，而這個數字是踢入世界盃的小國冰島人口的228倍以上。當前每2秒鐘就有一人被追迫流離，難民是我們人類世界衝突或戰亂的後果承受者，卻不見容於國際政治的體系秩序，因為難民的身份或是無國籍的人，在現有以民族國家構成之國際體系中，無法被歸類到任何既有秩序當中，是一種存在但無所歸屬的狀態，人類學家Liisa

Malkki稱之為「中界」或「閹界」（liminal）的身份。「閹界」的概念原是象徵人類學家van

Gennep在分析生命通過儀式(rites of passages)時，從原來的社會身份進入到新的社會身份之前的中界階段，這個階段的特色是抽離原來日常的生活結構，因為無所歸屬，對原有的結構就構成了一種挑戰。學者引申這個定義，運用到描述在以民族國家為主體的國際體系中的難民身份的特質，這種「既是人卻又不被當成入」的狀態，與現在正火熱的世界盃足球賽事，成了平行的世界，卻又是當前世界現實的一面鏡像，呈現一個有/無國家身份的對比。此時此刻，「難民的足球隊」也是現在比以前的任何主題更合適書寫。

### 不可能的比賽

流亡藏人足球國家代表隊是在2001年成立的，當時受邀到丹麥和格陵蘭(Greenland)的球隊進行比賽。整個球員的選拔、訓練到出賽的過程，被以紀錄片的方式被呈現出來，根據英文片名直譯為「被禁賽的隊伍」（The Forbidden Team），而在臺灣公視播出時則是用「不可能的比賽」為題。從這兩個片名就看出端倪，目前正在參與世足賽的各國隊伍，除了在球場全心踢球力求表現之外，其他都不是問題，但藏人的難民足球隊，則是除了在球場上全心踢球力求表現之外，其他都是問題，舉凡找到足夠合格的球員、合適的練習場地、能夠「出國」的文件，再加上找到能夠比賽的對手，每一道關卡的考驗，都比球場上的對手進攻更為凌厲。因為在山城達蘭薩拉集訓，連一塊像樣的平地操場的設施都沒有，只能將就著使用僅有的平坦地面，即便有一半是人車牛群都可以來往通行的路面。球員雖然來自印度、尼泊爾各地的藏人社區，但大半都是業餘生手的程度，雖然請到丹麥的足球教練進行培訓，在只有一個月的時間要將這些球員訓練到夠資格在國際賽場踢球，儘管如此，這些情況還算是某種程度，可以自我掌握，努力改進克服的部分，最大的關卡是球員的難民身份，幾位球員因為缺乏足夠的身分證件，無法獲得簽證，即使練就一身的球技，卻失去了出賽的資格。

2001年的6月30日西藏國家代表隊終於在丹麥進行了第一場國際足球賽。對手格陵蘭與流亡藏人的政治際遇一樣，都為了自主獨立而持續奮鬥。格陵蘭雖然屬於丹麥國土，大部分是當地原住民的因紐特人，歷經數十年爭取成為自治的獨立政體的奮鬥。這兩個處於國際民族國家體系下的「閹界」球隊，在全場5000多名觀眾的支持之下，進行了歷史性的球賽，場中飄揚著西藏的雪山獅子旗，雖然西藏隊落敗，兩支球隊則展現了超越國界的友誼。紀錄片中，西藏代表隊的經理在賽後頻頻拭淚而百感交集地表示：「這不單是一場足球比賽，我們要的不只進球的分數，而是為了渴望自由的國家而踢，這點我們辦到了。」

流亡藏人的國家足球代表隊，因為國家地位未被國際認可，所以無法申請進進入「國際足球聯合會」（FIFA），以及其他的國際足球協會。直到2013年總部在瑞士成立的「獨立足球聯合會」（Con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 Football Associations, ConIFA），特別是給那些因為各種原因而被「國際足球聯合會」排除在外，或未被承認的國家、少數族

群、無國籍的人們或無國家的民族的足球隊參加，從2014年開始，兩年舉辦一次世界盃比賽。2018年西藏國家代表隊首次透過該會會員投票通過，得以「外卡」的方式，參與5月底到6月初，在英國倫敦舉辦的獨立足聯世界盃的比賽。這個另類的足球賽，今年有16個隊伍參賽，包括Punjab隊，是印度Punjab地區所有海外的移民組成的足球隊；也包括在日本的韓裔聯隊（不以國家而是族裔的身份）；也有位於南太平洋，備受全球暖化海平面上升而可能失去國土的「土瓦魯」（Tuvalu）國家代表隊等。「獨立足球聯會」成立，試圖超越現代以「國家」為唯一單位的足球聯會，為那些因為身份無緣參與FIFA球員，開放了能夠以球會友的另類國際比賽機會。

然而，參與這次的獨立足聯比賽，對於西藏國家代表隊而言，也差一點變成了「不可能的比賽」，因為一些原來爭前恐後願意資助比賽的西方品牌公司，被中國政府要脅，這些公司必須向主辦單位提出排除西藏足球隊的參賽資格，否則就會傷及這些品牌公司在中國的商業利益。結果，原來有許多品牌公司願意贊助的比賽，屈服於中國壓力紛紛打了退堂鼓，只剩下一個愛爾蘭的企業主，無畏地成為主要的資助來源，使比賽得以順利舉辦，西藏代表隊才免於變成了連獨立足聯世界盃也被「禁賽的隊伍」。

### 永不放棄盃

儘管國際處境艱困，但西藏國家足球代表隊自從2001年成軍以來，努力爭取比賽機會，謹記達賴喇嘛給他們的叮嚀：「你們走到哪裡都要帶著藏民族的性格。不管在哪裡，我們都要做到有助於提升藏民族的形象和尊嚴，極為重要。我們藏人是個值得驕傲的民族。」這份使命，在2013年起又加入了一支生力軍，因為一個美國女教師Cassie Childers的發起，催生的「西藏女子足球隊」。她說明成立這支球隊的目的：「第一，超越傳統婦女的形象，賦予所有藏人婦女權力。第二則是具有政治性，組建西藏第一支女子國家代表隊，訓練我們的隊員講出真相，作為和平的手段，把西藏告訴全世界。」

<https://www.bbc.com/news/world-asia-39137290>

透過足球運動，在西藏社會提倡兩性平等，讓年輕女性和男性一樣有機會在運動場上奔馳，從而發揮西藏婦女自主獨立的能力，成就女性的賦權，即使還沒有出去踢國際比賽，讓女子足球運動在校園普遍推行，對打破保守傳統的西藏社會而言，也算是先馳得點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該隊曾經在2015年受邀到德國柏林比賽，當時主辦單位除了誠摯邀請西藏女子足球隊參加，還特別通知該次活動會有中國的球隊參加。當教練告知球員們這個消息時，這些女孩們做出的決定是：「我們將會把中國球員當成朋友。」，而當她們遇到中國球員的當時，就主動上前去打招呼，表示歡迎。這個相當具有自信的舉動，真正讓足球運動成為搭建友誼的橋樑，而有另類接觸的開始。

2017年西藏女子足球隊收到美國德州達拉斯盃比賽的邀請，但她們因為難民的身分，在沒有任何理由的情況下，美國政府拒發簽證，而無法成行，即使她們到美國駐印度的大使館前面抗議，也沒有如願，她們宣讀的抗議信上質問著：「什麼叫作沒有好的理由，難道還有比代表自己的國家更好的理由嗎？」於是美籍教練決定自己舉辦比賽，找來印度在地三支球隊進行友誼賽，該次活動名稱就叫「永不放棄盃」（Never Give Up Cup）。當世界都拒絕妳的時候，只能永不放棄地站起來繼續奮鬥。

### 出場比賽就算贏

世界盃足球賽正如火如荼地在進行，各有擁戴的明星與國家隊伍，甚至出動各種動物靈媒預測冠軍獎盃的得主國家。有些人一定看過1999年由藏傳佛教的喇嘛宗薩蔣揚欽哲仁波切所執導的電影「高山上的世界盃」（The Cup），影片內容敘述在喜馬拉雅山上的藏傳佛寺，小喇嘛們千方百計地要收看1998年世界盃足球賽，所引發的一連串逗趣又發人深省的過程。影片中佛寺的住持問道：「到底是什麼比賽？」，所得到的回答是「兩個國家球員拼命地奔跑，為了爭奪一顆球」，而獎品則是「一個杯子」。這部影片以The Cup為主題，顯然除了在世界盃的脈絡下，還有從佛法教理體悟的另一層次，畢竟導演是轉世的仁波切，試圖通過世俗的表層，傳達出世間的空性道理。的確，那個杯子只是一個象徵。

而西藏的足球隊，由於流亡難民的身份，要能出場比賽還得先過中國「守門員」這一關，以及各種國際承認的另一關。從成軍以來，歷經各種考驗，力爭出場比賽的機會，然而比賽成績一直相當慘澹，幾乎是球場上的常敗軍。但是對一個難民的足球隊而言，只要有機會代表國家出場，就象徵性地得分，贏得勝利了。

大家應該還記憶猶新，在2016年的里約夏季奧運賽，出現了歷史上第一支由難民組成的運動參賽隊伍，沒有國旗，沒有國歌，但是在奧運的五環旗的引導下進入會場的，雖然人數很少，這些難民選手能夠和各國選手一起站上國際運動的場合，卻真正體現了運動比賽的公平競爭精神，只要給予難民應有的機會，他們也會和其他的運動員一樣，可以在比賽中發光發熱。同樣地，也可以對社會有所貢獻，就如第一屆「世界難民日」的主題所強調的「尊重」。

難民足球隊的存在與能否出場比賽的意義，是這個世界衝突/容忍、競爭/友誼、爭奪/慈悲，戰爭/和平等對立的價值競逐高下的指標，重點不在於比賽的分數，而是測試著我們這些場邊的觀眾，是否有足夠的勇氣來stand #WithRefugees。

本文採用 創用CC 姓名標示-非商業使用-禁止改作 3.0 台灣版條款 授權。歡迎轉載與引用。  
轉載、引用本文請標示網址與作者，如：

潘美玲 印度的西藏地圖第十七張：難民的足球隊 (引自芭樂人類學 <http://guavanthropology.tw/article/6667>)

---